

敬言 警务背后

一个基层公安局长鲜为人知的执法隐情

季新 郭万新 著

作家出版社

警务背后

季 新

郭万新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警务背后/季新, 郭万新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8. 6

ISBN 978 - 7 - 5063 - 4323 - 7

I. 警… II. ①季…②郭… III. 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63603 号

警务背后

作者: 季 新 郭万新

责任编辑: 陈晓帆

装帧设计: 视觉共振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8 × 210

字数: 180 千

印张: 11

印张: 001 - 9000

版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323 - 7

定价: 27.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录

第 一 章	迎来送往 繁文缛节	001
第 二 章	走马到任 穷字当头	020
第 三 章	文山会海 进入角色	036
第 四 章	事到万难 逼上梁山	055
第 五 章	甩开包袱 放手严打	074
第 六 章	阳光操作 树静风动	092
第 七 章	分工纷争 年终考评	111
第 八 章	知错则改 引以为戒	127
第 九 章	穷则思变 兼收并蓄	144

第 十 章	交警巡警 五子登科	169
第十一章	宠辱无定 寒热交替	186
第十二章	开门接访 委曲求全	203
第十三章	说情风盛 此消彼长	221
第十四章	功无饰非 案有疑谜	240
第十五章	南郭滥竽 覆水留痕	258
第十六章	大典保卫 如履薄冰	275
第十七章	行走钢丝 夹缝生存	293
第十八章	直面权贵 无悔警殇	311
尾 声		335

第一章

迎来送往 繁文缛节

1 我的脸孔暗暗发烧，环视尹长兴之下的几个副职，年龄都在五十岁以上，心中下意识地问：“由我来和他们组成新的班子，确实数我年轻，却要去领导一帮老同志，他们资格老到，见识多广，将来怎么协调开展工作？”

回溯 2001 年 2 月 27 号，对于别人来说或许是个再寻常不过的日子，可是对我而言应该是个例外，或多或少总有那么一点纪念意义，因为在那一天，我离开雁门市公安局行政处处长的岗位，到雁门市下辖的古塔县担任公安局的局长。虽说前后两个职位的行政级别都是正科，但在传统意义上和世俗的眼光里毫无疑问属于提拔重用，也不能否认这样的职务调动是我人生和仕途的一个不大不小的转折。

我是被比较排场地送下去的，就像大姑娘上轿行将远嫁一样，送行人员中上有雁门市政法委副书记赵仁、市委组织部干部科的科长魏清源，下有市公安局政治处政委王弘毅以及我的旧部行政处全体十余

名民警，一行人等乘坐三辆小轿车，于当天下午从雁门市市区出发，驶往八十公里外的古塔县城。

其时约好的另外一队人马也从与古塔县相邻的河阳县出发前来相送，他们是上午已到河阳县送去新任河阳县公安局长李国伟的领导干部，这样一来，送我的阵容越发显得体面和风光，不过说来还是小巫见大巫，当初雁门市某局的局长调往外市担任副市长，我见过为他送行的队伍光小轿车就有几十辆，一字长龙，场面简直蔚为壮观，开道车向行人呼喊：靠边靠边！只差车前举两块“肃静”和“回避”的牌子了。

据我所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干部上任往往都是自己背着铺盖卷去报到的，还没有什么送往啊迎來啊，不知何时风气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我曾经从史志演义和一些影视作品中看过，古往今来的清官廉吏，比如包公海瑞林则徐，包括焦裕禄孔繁森等等，赴任时无不轻车简从，甚至微服私访，并不惊动地方，所以传为佳话令百姓津津乐道耳熟能详，而我去担任一个区区的县级公安局长，却要前呼后拥，令人汗颜。之前我也曾想过，是否独自前往古塔县，最多带一个司机，顺便还能暗中了解一下当地的社会治安状况，结果事到临头才发现这类的想法不合时宜，不过是心底滋生出来的幼稚念头而已，带有朦胧的理想主义色彩。如果真的那样做了，岂不被别人嗤之以鼻认为是作秀和出风头？最终只有随流，按“规矩”办吧，心想著名的公安楷模任长霞或许也是如我这样的方式从郑州到登封就任公安局长的吧？我的那点理想主义色彩算得了什么？不足道哉。

坐在车内，我一边想些心事，一边透过车窗望着公路两边无垠的原野。初春的雁门关外，还显得苍凉寥寞，没有丝缕的春天迹象，沟渠里和田垄间仍然残留着道道雪痕，断根的蓬草被西北风吹得无主地

翻滚，不过阳光很是灿烂，一扫暮冬的灰冷，相信过不了多久就会冰雪消融溪流淙淙。极目南天，北岳恒山绵延如带，青黛俊朗，有的峰顶白雪如冠，煞是好看。

古塔县就坐落在恒山北麓。因为县城内耸立了一座建于辽金时代的释迦木塔，所以颇有些名气。

很快车子进入古塔县境内，刚过小白坡乡，县城里的那座木塔的顶尖遥遥在望，它模糊高耸的影子在阳光下似乎紫气氤氲，透出年久弥重的深沉，好像被一种不可言状的神秘所笼罩。说老实话，我对古塔县并不陌生，木塔在我眼里也并不是应该有玄乎其神之感，这么些年因公因私不知登临过多少次，如果说此刻感觉它神秘，可能是我的心态作怪，对来古塔县供职的前景心中没底，怎么个干法，究竟干好干不好，全然还是个无可预测的未知数。

很快我们的车子就到了古塔县县城西出口的公路转盘，只见路旁停了一队警车，在车下等候的人群，领头的是即将离职的古塔县公安局局长尹长兴，随从则是局领导班子一干成员，原来他们是到城外隆重迎接我的。大家见面略作寒暄，旋即由古塔县公安局的一辆警车开道，车队直奔县政府招待所紫晨宾馆，也算全县最上档次的宾馆之一，他们开了最豪华的一间套房，用来安置我们，或者说安置我这个官衔不大的主角大驾光临。所谓的豪华套房，比起市里的宾馆要差得多，家具摆设非常普通，室内装潢、设施配置也上不了档次，唯一值得一提的是空间足够大，客厅、起居室、主卧室以及附带了一间桑拿室，不过服务员抱歉地告知说桑拿的设施早坏了，现在尚未修复，无法使用。

当时我的脑海基本上一片空白，举手投足并不知道怎样应酬才得体，只是好像一个玩偶在任人摆布，让坐就坐，端上水来就作势抿上

一口，然后看着大伙儿都鱼贯涌入套房中，片刻继续有人进来，其中之一是我前几天刚认识的古塔县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孟义民，他开始给我介绍古塔县方面的各个人物。事实上，古塔县公安局的领导班子成员，以前我都认识，局长尹长兴且不用说，原先他是市公安局刑侦处的处长，与我是好朋友；其余一个跟我最熟的副局长唐震，分管计财装备，曾经和我打交道不少；另外还有党委副书记杨益德、副局长王道临、副局长杨茂、副局长兼交警队长刘洪志等等，有人还忙着解释说现任政委程万里今天没来，原因是生病了在与古塔县相邻的右卫县的家中养息。

在座我所陌生的，就是孟义民带来的几个县委组织部的干部，虽然与我握手介绍过，但当下也只能留个大体印象，听得其中一位随口感慨说：“哎哟，又来了一个年轻的局长。”唐震急忙热心地接口夸我说：“人家年龄可小哩！我们一直熟悉，为人可不错哩！工作也可能干哩！”一连几个感叹句子，使我的脸孔暗暗发烧，环视尹长兴之下的几个副职，年龄都在五十岁以上，心中下意识地问：“由我来和他们组成新的班子，确实数我年轻，却要去领导一帮老同志，他们资格老到，见识多广，将来怎么协调开展工作？”当然这个念头仅仅一闪而过，一来此时此刻无暇旁顾，二来我这个人一般不善于把事情考虑得太复杂，往往在工作中遇到什么情况才处置什么情况，遇到什么困难才解决什么困难，远虑近忧很少在心头郁积。

接下来，我又听见孟义民和尹长兴他们商量我正式走马上任的相关程序，孟义民说：“今天咱们的县委书记姜山正在市里开会，晚上回来准备连夜召开县委常委会议，通过任命何子兴为公安局党委书记的决定。今晚任命文件就可打印出来。”尹长兴说：“那么咱们明天召开公安局全体民警大会予以宣布吧，市局确定由副局长秦木过来参

加。”

我把来时开好的党组织关系交给孟义民。按照现行体制，安排类似我这样的县公安局局长，实行上管一级，由市级公安局和市委组织部确定人选，开展异地交流和委派，但市里并不直接任命，属于组织建议，然后才经县委常委会同意，首先行文任命为县公安局党委书记，而后须经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正式下达局长任命书。当然，县级的一整套流程，已经基本上拘囿于形式了。

送君千里，终有一别。看看我这边的承前启后已经基本妥当，前来送我的市政法委、组织部的领导，还有王弘毅以及市局行政处的民警们，都起身告辞返回市里，这时天色已晚，我听见有人招呼说：“咱们和何局长吃饭吧？”这是头一次听人称呼我“何局长”，我似乎还有些懵懂，心想：“我这就成为局长了？”随即听到尹长兴说：“咱去杏花园宾馆吧，那里的饭菜上档次。”

于是大家簇拥着我，乘车到了县城东端的杏花园宾馆，为我摆宴接风，喝了一点古塔县特产的名酒杏花大曲，饭后尹长兴又亲自把我送回紫晨宾馆。我看着他还是一副主人公的姿态，暗自想了想，说：“我在这儿住下也没事可做，工作上有你尹局长在岗，再说你对这儿的情况熟悉，各方面不如先招呼着，我还是回市里好了。”他点头说：“也行。就让我站好最后一班岗，处理些遗留问题。明天你跟秦局长一起再来。”

与尹长兴告别后，我坐车驶上归程，路上拿手机给秦副局长打电话相约，他说已经接到通知，问我几点动身，我说：“安排在上午九点钟开会，咱们七点半走，可以吗？”他说：“那好，到时候我俩在市交警队门前会合。”

毕竟路程不远，不到一个半小时，我已经坐在自己家中的沙发上。

了。估计按照惯例，明天宣布任命后需要我作表态发言，到时候说些什么，总该提前有个腹稿才是。思前想后，我给自己划定了两处注意事项：其一，由于初来乍到，表态时无论如何不能做表面文章，不能照本宣科、照稿宣读，那样就显得官僚气十足了；其二，发言时一定不宜夸夸其谈，语言应该简明扼要，点到为止，给人留一个干练的印象。至于具体内容，我懒得斟酌词句，还是到时候临场发挥吧。

2 王书记似乎话外有音，我不能不感觉肩头的担子沉重，想起市里经常可以听到的对古塔县的定位：农业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上访强县……脑海中闪现出在市委市政府门前上访的古塔县群众的影子。

是的，有人开始称呼我“何局长”，我也确实离古塔县公安局长的岗位近在咫尺，但是我并没有如人们想象中的惊喜、暗喜或者踌躇满志什么的，当然如此这般绝非是我这个人已经具备宠辱不惊的古人遗风，那样就虚伪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而忧其民，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我哪里有范仲淹老先生的境界？对于担任区县公安局长，我还是有过一段一波三折的经历，仕途上的事情，个中滋味提起来真是一言难尽。

话题还得从上世纪的1992年说起。那一年我离开雁门市政法委办公室主任的岗位，调入雁门市公安局供职，虽然是正科的级别，但其

时公安局没有相应的空位可安置，我只好屈就当了一年的材料员，什么信息、简报、文件、汇报、讲话、总结，名目繁多的材料写了不下百余万字，头悬梁锥刺股直写得铁砚磨穿，得到了当时的市公安局局长武一民的赏识。

记得有一个星期天，我又在伏案加班赶写材料，同在一个楼层办公的武局长偶然推门进来，打量一番我面前一堆纷杂的纸页，颇为体谅地说：“何子兴，你搞材料功底不错，写得挺好。听说你原先在政法委就担任办公室主任，往后你就担任咱们公安局的办公室主任吧。”

我有些惊讶，问：“办公室主任有人呀，罗主任不是吗？”

武局长胸有成竹地说：“我准备另外成立行政装备处，到时候让他过去当处长，办公室主任的位子不就空下了？”局长主动提起职位一说，我也就斗胆要求说：“武局长，您如果安排我，我想去业务部门，因为我喜欢做些具体的实实在在的公安工作；再说在政法委又当了几年的办公室主任，写材料实在是累得不行，力不从心了，现在颈椎都出了毛病。您看我的中指，握笔都握得变形了。”他也真的注视着我那根病态的手指，说话却不留余地：“不行。你走了恐怕咱们局的材料上不去。只要我在位一天，你就得一心一意呆在办公室。”我没有吭声，但心中老大的不乐意。

又过了一段时间，局里纷纷传言武局长想往老家河港市调动，因为他的家口都在那里，父亲和妻子身体有病需要他就近照料，老是南辕北辙令他急不可耐。好像调动之事很不顺利，他也在到处托关系跑门子。我想，现在他不同意我到业务处，万一某一天他突然走了，势必造成我的鸡飞蛋打、西瓜芝麻全丢掉：业务处去不了不说，行政装备处也没能如期增设，办公室主任就无从谈起，最终还得原地踏步。我暗自琢磨无论如何在他走之前将我的境况有个交代，不能继续羁困

在材料员的冷板凳上。可是我这个人没出息，脸皮子太薄，不善于主动找领导沟通。一次被朋友极力动员怂恿，再三晓以畏缩不前的厉害关系，我才鼓足勇气带些物事去武局长宿舍探望，一路做贼心虚似的来回徘徊，不过敲门时人家不在，我居然暗暗高兴，如释重负，自忖不可救药。

正在这时，右卫县大湾子煤矿子弟学校因师生春游野炊不慎引发山林失火，发生了烧死三十五名学生的惨剧，一时举国震惊，省公安厅指令雁门市公安局上报事件的具体情况，但碰巧是别人写的材料，一连上报两次，省公安厅都很不满意，对雁门市公安局提出批评：报告不及时、内容不翔实、情况不明晰。武一民本就因为调动之事心境不佳，这时越发气恼，亲自找到我，说：“何子兴，你来加班加点赶快写个事件报告，省厅那边催得很严厉呢！”我受命后，丝毫不敢掉以轻心，马上通过电话询问、查阅现有素材，连夜赶写出上报材料，自己看着潦草，又工工整整誊抄一份，再到文印室打印出来，已是次日上午九点多钟。这天恰好是星期天，我立即拿着材料的清样骑车子到武局长宿舍请他审阅，一路上心情忐忑，知道老牌大学生出身的武局长对这类材料把关极严，我能否顺利交差？再者，趁着机会难得，我该不该说说自己的事儿，该怎么张口呢？想着不由哑然：这不是借机要官吗？

武局长的房门虚掩着，我敲门进去后，发现他懒洋洋半躺在卧室的床上，从他的脸色看得出心情依然保持糟糕状态。“领导不高兴，我自己的事就别提了罢！”我很快放弃了所谓要官的谋算。等我把材料的清样递上去，他心不在焉地浏览起来，我则惴惴坐在旁边，观察他的表情颜色，发觉他看完头一页再看第二页时，身子微微欠了起来，等看完第三页，他的身子就坐直了，眉梢爬上喜色，连声说：

“好，好，好。弄好了。”旋即嘱咐我说：“这个材料，省厅要向全省转发的，为了快捷及时，你坐火车送去吧，我再打电话告诉他们一声。”

我建议说：“您打完电话，不如我先发个传真过去，更迅速些。”武局长立刻予以肯定：“也行。”这个时候虽然局长大人的脸色已经多云转晴，但我更是不宜见缝插针诉说个人的要求，那样势必会引起他的反感，认为我不懂轻重缓急。于是把满腹的话语咽回肚子，匆匆离开武局长宿舍，回局里给省厅发了文稿传真，并且顺利过关。事后在饭局上听尹长兴说：“老何，干得不错，武局长夸你文字功底可以，悟性很高。”我想：“我的事八字没有一撇，干得好又有何用？”

不觉过了几天，我下班后又在办公室赶写材料，武局长再次踱步进来，问：“你又在写什么？”我回答说：“起草打拐案件枪决人犯公判大会和行刑场的保卫方案。”他看看我桌上的空烟盒，说：“你吸得没烟了？我给你取几盒。”转身出去，给我拿来两盒软中华，那是他一贯吸的高级香烟。然后他坐下了，竟然直接谈及我希冀的话题，说：“何子兴，我再怎么考虑，觉得你就应该留在办公室。你不能离开这个地方。”说着还流露出很内疚的神情，好像很对不起我似的。而我也就硬起头皮说：“武局长，假如您留在雁门市不走，我为了感激您的知遇之情，留在办公室也行；假如您准备调离，眼看行装装备处的机构迟迟批不下来，倒不如先把我的安置在业务处，我呢继续在办公室写材料，到时候也有个退路。”武局长凝神思索一番，终于点了点头，说：“这也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你希望到哪个处？”我说：“当年我从警校毕业分配后一直从事刑侦工作，所以最好还去刑侦处吧。”他说：“可以。”

没过多久，局里调整干部，我被任命为刑侦处的副处长，以正科

级别担任副科职务，但仍然留在办公室写材料。一个月后，武一民的调令终于如愿下来，他去河东市公安局就任局长，雁门市公安局由副局长钟志城临时主持工作，我不失时机提出回刑侦处上班的请求，而钟志城正好分管刑侦处，那里也缺少写材料的人手，他马上爽快地答应下来。我回到刑侦处后，即使也写些材料，毕竟工作量小得多了，同时分管了一块侦查业务，时隔几年，到底再次重操旧业。随后钟志城调任雁门市国家安全局，转而王克功从太行市交流来雁门市公安局担任局长，平日里对我也还算器重。

大约1995年秋天，全市公安系统区县局长进行交流任职，那年我三十五岁，因为级别是正科，按条件进入交流的人选内，王克功也为我考虑了，曾经把我叫去征询意见，问：“你到口泉县公安局当局长，怎么样？”我表示先考虑一下。说实话，在全市各区县中，按照当时的经济条件来排列顺序，先后是右卫县、北城区、雁门区、河阳县、古塔县、口泉县，其中口泉县远离市区将近一百五十公里，全县人口不足十万，关键是经济状况贫困落后，属于山老边区，对于到那里当个公安局长，我真的不太热衷，于是就跟市公安局另一个副局长李全商量，他说：“我劝你不要去口泉县。那地方太闭塞，是个被遗忘的角落，你到了那里，没人和你打交道不说，可能就调不回来了。依你现有的条件，不妨耐心再等等，下回交流最起码还不给你别的县一个局长？”我一想言之有理，就听从了他的建议，向王局长明确答复说：“口泉我就不去了。”王局长说：“那好吧。不过万一上头经研究确定为你，你还是得去。”那天中午，我急忙给所认识的几个组织部的部级领导打电话，说：“千万别把我确定为口泉公安局长的人选，我不去那里。”旁边一位朋友窃窃笑了，说：“你这人有意思，别人要官，你是退官。”对于我的这种要求，相信领导也容易给予满

足，结果出来时，我就在区县局长的任职交流中榜上无名了。

就在那次交流之前，原先的刑侦处处长尹长兴已担任古塔县公安局局长，他悄悄向我透露说：“我们古塔公安局准备来个政委，但县委书记不太满意，曾经给市委王副书记打电话，听口气想让你过来。”我听得出来，尹长兴也乐意让我去古塔县公安局给他打下手，所以才侧面提醒我是否跑动跑动，争取占住古塔县公安局政委这个萝卜坑，我想，别的处长下去好歹是个局长，让我去当政委，首先面子上过不去；而且我和尹长兴关系不错，假使两人一块共事，时间久了难免有所磕碰，还不如不去。所以我压根没作什么主观努力，自然谁也没来主动再问我。

到了1995年十月份，区县公安局长的交流告一段落，随即市局开始调整中层干部。由于增设了部分内设机构，王局长安排我就任行政处长一职，当时我也只有这一选择，心想既当之则安之，在其位谋其政，免得辜负领导一片期望。由于行政处刚刚设置，许多职能一时没有确定，比起局里其他所谓的有权处室，委实不被看好，但我反而觉得能把行政工作干得有声有色、达到全省一流，也就照样体现工作的价值所在。在人们印象中，行政处好像就不是专业处室，实际不然，其重要的职能之一是管理公安系统最基层的派出所建设，首先是基础建设，比方办公条件的改善、办公场所的落实解决等。我当处长后，把内务、财务等全部分由副处长主管，自己则着力去协调基层派出所的基础建设。当然，基层派出所具体由各区县公安局隶属，我们的这种管理属于间接管理，只是根据基层派出所建设的规范要求进行检查、指导、督促、推进、推广，实际上没权没利，说是务虚也不过分。不过我还是尽量深入全市八十多个派出所调查研究，完成各项任务指标，每年在全省公安行政系统工作排名没低于过前三位，历年来

行政处获得过省市政法系统先进集体称号，我也获得了“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全省人民满意民警”、“全省跨世纪杰出青年”等等诸多荣誉，自己感觉行政处长干得也还过得去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当今社会里的这些荣誉称号，在仕途上的作用微乎甚微，大概是蚍蜉之力而已。

1999年的春天，原来的市公安局副局长李全担任了市公安局长，再一次准备着手调整交流区县公安局长，我被内定为河阳县或古塔县的公安局长，不料正值酝酿过程中，李局长居然于当年五月份在全省地市级公安局长交流中被交流到外市担任局长，接替他的是云城市公安局原副局长李丰功，这位李局长对环境和人事熟悉一番，从2000年开始交流干部的接力进程，经过长达一年多的反复斟酌，多方协调，权衡市委、区委等等方方面面的关系，年底再次初步形成框架，终于在2001年2月将交流方案基本敲定，当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李局长征求我的意见，这次自然把口泉县首先排除在外，他问我愿意去河阳还是古塔县。我说就到河阳县吧，自己感觉河阳离市区近些，外人印象中各方面条件略略优于古塔县。李局长说：“那就这样定了吧，我上会和领导商量。”

二月下旬的一天，我到李局长办公室汇报工作，李局长说：“何子兴，你干脆到古塔县吧，人家古塔县委的姜书记指名硬让你去，市委组织部张部长也提议让你去的。你这个人，人缘颇好，好几个区县都想要你。”我问他定了吗？他说已经定了。那我还有什么可说？李局长又循循善诱说：“其实古塔县和河阳县的基本条件差不多，但河阳的工作环境不一定比得上古塔县呢。这样吧，近日你最好不要外出，因为组织上要和你几个谈话。”

到了2月25号下午，市局办公室通知我和局里另外几个干部晚上八